

## 《遇見 300 年前的臺灣--《裨海紀遊》》讀記

許竹宜<sup>1</sup>

書名：《遇見 300 年前的臺灣--《裨海紀遊》》

作者：郁永河原著，楊蘇之譯注

出版：臺北，圓神出版社

版次：2004 年 6 月初版

書號：ISBN 986-133-019-4



臺灣獨特的地理環境造成其特殊的歷史與人文，可信的歷史紀錄出現得很晚，最耳熟能詳的便是 1544 年葡萄牙人從臺灣的東海岸經過時的驚豔，將臺灣命名為「福爾摩沙」，至此臺灣逐漸被西方國家所知曉。其間經過荷蘭人、西班牙人將臺灣設為貿易、殖民的所在地，但有關臺灣的文字記錄仍不多見。南明永曆 15 年(1661)，鄭成功為反清復明，退守臺灣，趕走荷蘭、西班牙人，臺灣納入明代中國版圖。明鄭經營臺灣 22 年，康熙皇帝於康熙 22 年(1683)，派遣施琅為水師提督出兵臺灣，鄭克塽投降，至此臺灣才正式納入清朝版圖。荷蘭、西班牙人為了需要，曾為臺灣種族、風俗、地理、物產等相關資料作了不少記錄，但真正為臺灣留下文字紀載的中國人，則是元朝航海家汪大淵(1310~?) 所寫的《島夷志略》<sup>2</sup>，是記錄元代海上交通的地理名著，可惜著墨於臺灣的地方仍太過簡略。明代萬曆 30 年(1603) 福建籍備役上校陳第曾在臺灣的臺南、高雄短暫停留，寫下《東番記》<sup>3</sup>，因居留時日及地點有限，《東番記》所記臺灣的範圍及視野均顯不足，學者咸認為有關臺灣的文獻記錄以南明官吏沈光文(1613~1688)<sup>4</sup>流寓臺灣期間所寫下的詩文最具有珍貴的時代意義。<sup>5</sup>除此以外，有具體文字描述，足供後學瞭解荒煙無聞 17 世紀臺灣的珍貴文字，當屬

<sup>1</sup> 許竹宜，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。

<sup>2</sup> 《島夷志略》，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有電子資源，原據版本為清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合肥，黃山書社，2009 年。

<sup>3</sup> 《東番記》，見高賢志等著，《臺灣方志集成：清代篇》，臺北，宗青圖書出版公司，1995 年。

<sup>4</sup> 沈光文，字文開，號斯庵，寧波人，有「臺灣文獻之祖」、「海東文獻初祖」之名。

<sup>5</sup> 沈光文與後來隨鄭軍入台的儒士如王忠孝、辜朝薦、郭貞一、李茂春、許吉景等文人，以詩文寫下第一批有關臺灣風土人情、感懷敘事的詩文作品，在臺灣文學史上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。

清人郁永河(?)所寫的《裨海紀遊》一書了。

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是記錄其從臺南鹿耳門登陸後到北投的一路見聞。郁永河是康熙時期浙江杭州府的秀才，以遊幕爲業，康熙 30 年(1691)後因擔任王仲千的幕賓，受託來臺採辦硫磺製造火藥，從啓程至採辦完成返回福州覆命近 10 個月之久，《裨海紀遊》便是這段期間親身所見所聞及所感的記錄。此書夾議夾敘，間以詩詠，全文共二萬四千餘字，是最貼近荒煙無聞 300 年前臺灣的第一手文字紀錄，具體又詳盡，對於想要瞭解當時臺灣的研究者而言，不啻爲最寶貴的資料，也可說是臺灣遊記文學的開創寶典。<sup>6</sup>

臺北圓神出版社在「老書新讀」的理念下，特地邀請楊蘇之以白話文譯注這本古典遊記文學《裨海紀遊》，名爲《遇見 300 年前的臺灣--《裨海紀遊》》。筆者閱讀後，歸納此書有以下特色：

### 一、詳實考證，裨補闕誤增加了了解

郁永河字滄浪，清朝秀才，浙江省杭州府仁和縣人，生卒年不詳，曾自我形容說：「余性耽遠遊，不避阻險，常謂臺灣已入版圖，乃不得一覽其概，以爲未慊。……」<sup>7</sup>愛好旅行的個性可見一斑，其遊蹤幾乎遊遍福州全境。他從康熙 30 年(1691)起擔任福州府同知王仲千的幕僚，之後因爲王同知任上失守，導致火藥庫失火，將福州府庫存的五十萬斤火藥燒光，朝廷下令要典守者賠補，身爲幕僚的郁永河便受命來臺灣北部採辦硫磺，從受命到完成任務歷時近 10 個月，郁永河除沿途將第一手見聞記錄下來寫成《裨海紀遊》外，還寫下《僞鄭逸事》、《番境補遺》、《海上紀略》、《宇內形勢》等有關臺灣的著作。但除此之外，秀才出身又愛遊歷的郁永河並無其他作品面世，沒有相關資料以供參考，所以大家對於郁永河詳細生平並不熟悉。但這本《裨海紀遊》就足以傳世，被人一再刊刻傳鈔，書名除了《裨海紀遊》外，還有名爲《渡海輿記》、《採硫日記》，甚至有誤爲《裨海紀遊》的。版本隨著刊刻、傳

<sup>6</sup> 近人有關研究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研究論著甚多，擇要列舉如下。專書：許俊雅校釋：《裨海紀遊校釋》(臺北：鼎文書局，2009 年)。期刊論文：(1)何素花〈清初大陸文人在臺灣之社會觀察--以郁永河「裨海紀遊」爲例〉(《臺灣文獻》53 卷 1 期，2002 年 3 月)。(2)陳敬介〈平埔族寫真--郁永河《土番竹枝詞》探析〉(《國文天地》，2009 年 12 月)。(3)丁旭輝〈論《裨海紀遊》的散文藝術〉(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》，2004 年 3 月)。(4)高郁婷〈東望扶桑好問津--郁永河的臺灣遊蹤〉(《孔孟月刊》，2001 年 7 月)。碩士論文：吳芳真〈《裨海紀遊》之文學研究--以柳宗元之遊記文學爲對照〉(臺灣師範大學，2007 年)。

<sup>7</sup> 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1 輯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79 年，頁 1。

鈔者隨意刪改，內容頗多差異。楊蘇之譯注所採用的版本是根據民國 39 年 (1950) 文獻委員會印行的合校本，也就是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」所整理的「臺灣文獻叢刊本」。

楊蘇之譯注本書，為模擬想像當時的風景情境，特地追尋前人足跡，參考眾多史料、照片或圖片，並與宋光超、曾人智等人從臺南鹿耳門到北投地熱谷，追蹤當年那位充滿熱情、不避險阻、勇敢任事終於完成使命的郁永河足跡。這樣實地腳踏的親履驗證，據楊蘇之所言，除了心理踏實之外，還從實景實證發現著作者或因個人因素，或因見識有誤、資料不足，因而或有些許地方記錄有誤，楊蘇之便在譯注處加以說明或改正闕誤，針對現代人較陌生的名詞上特別加以注解，這對於後學或研究者裨益實大。

例如頁 44 提到：「澎湖共有六十四個大小島嶼和港澳：南天嶼、草嶼、西嶼坪、貓嶼、布袋澳、八罩山、東嶼坪、水垵尾、西吉、花嶼、鋤頭插、……吉貝嶼、墨嶼。」楊蘇之在頁 47 譯注 12 中說明：「這份名單有點夾雜不清，下文說這些地名『悉斷續不相聯屬』，實則卻將島嶼和港口混在一起，如風櫃尾、紅毛城、案山、林投、天妃澳、鎖管港、統城、巡檢司等都在今天馬公本島；還有名不符實的，如吼門是白沙與西嶼兩島之間的水道，既非島也非港。」<sup>8</sup>又如頁 54 提到：「唯獨澎湖在明朝時隸屬於泉州府的同安縣，許多漳州、泉州人聚集在這裡打魚，官府每年徵收漁業稅若干。嘉靖(1522 年~1566 年)、隆慶(1567 年~1572 年)年間，被琉球人佔據。明朝官方看這地方不上眼，丟了也不去過問。」楊蘇之在頁 55 的注 16 即說明：「史料中未見琉球人曾佔領澎湖紀錄。但臺灣原住民來自多方，其中琅嶠(今恆春半島)有一支極可能源於琉球。郁永河說琉球曾據澎湖，應是傳聞失實。」<sup>9</sup>郁永河一介師爺對於臺灣地理或歷史可能只是概略知曉，所以紀錄有誤，在所難免，本書能詳實考證並改正闕失誤記，以免後學在迷陣中打轉或因此而以訛傳訛，對於研究或了解臺灣的學者學子幫助甚大。

## 二、旁徵博引，資料豐富多元

郁永河秀才出身，詩文出眾，文采燦然，《裨海紀遊》行文自然清秀可喜。本書多元考據，擴充知識領域，加進其他學界先進的專業知識考察，這些都得助於：李學勇、劉廣定、龍村倪、張之傑、郝俠歲、劉昭民等專家甚多，

---

<sup>8</sup> 郁永河原著、楊蘇之譯注：《遇見 300 年前的臺灣--《裨海紀遊》》，頁 47。

<sup>9</sup> 郁永河原著、楊蘇之譯注：《遇見 300 年前的臺灣--《裨海紀遊》》，頁 55。

在行文處分就生物、化學、氣象、地質等專業知識詳加說明，使讀者在欣賞遊記文學之美外，同時也徜徉於淵博的知識學海裡，心靈與智慧暢快悠遊。

例如頁 33 文中提到郁永河一行人遊覽廈門，到達水仙宮時已是入夜後二十刻了。楊蘇之在頁 34 後文解釋古人漏刻計時之法：「古代以銅壺盛水，底穿一孔，中立有刻度的箭，壺水漸漏，箭上刻度漸次顯露，便可判定時間。一晝夜定為一百刻，夏至白天六十刻，晚上四十刻；冬至白天四十刻，晚上六十刻；春分、秋分日夜各五十刻，皆以日出及日落起計。郁永河到廈門時約當春分前後，二十刻是日落後將近五個鐘頭，大約是晚上十一點左右。」<sup>10</sup>如此說明之後，對於讀者來說，就能很快瞭解當時郁永河所處的環境與情境。

又如頁 71 文中提到颱風：「海上經常出現颶風，但每年都有固定時間，有時候晚一點，有時候早一點，相差不會超過三天，有『風期』可以查對。」在後面頁 72 就有行文解釋「風期」：「臺灣海峽經常風浪險惡，過去『討海人』歸結其規律，即郁永河所說『歲常有期』的『風期』。其說不一，光緒間蔣師轍的《臺游日記》舉了兩種書講法：一、自正月初四接神颶至十二月二十九日火盆颶止，舉其要者二十五颶，但如正月初九玉皇颶沒應驗則整年都不準。二、自正月初三真人颶至十二月二十九日西嶽朝天颶止，共三十九颶。後說稱是引自《裨海紀遊》，但至今各種版本都不見此段。」對於氣象說法及版本考據都有說明。又如頁 125 文中郁永河提到他見到脖子長了瘤的毒蛇，晚上在枕邊「閣閣」地叫，有時候聲音像牛打鼾，這種蛇可以吞得下鹿，小蛇會追人，快得像箭一樣。楊蘇之在頁 127 的註解 24 中說明：「這種『瘰癧』的怪蛇應該是臺灣眼鏡蛇，不過牠不可能「閣閣」叫，也許郁永河在晚上聽到蛙鳴的同時又看到蛇，因而弄混。另外，臺灣原生蛇類中最大的錦蛇可長達三米以上，或可能吞得下山羌或小鹿，但眼鏡蛇是辦不到的。」<sup>11</sup>將讀者由散文的欣賞帶領到生物學知識的啟發，這些跨領域的說明及考據都是譯注者的用心，可供研究者進一步理解或研究，擴大了文學的欣賞層次，使文學變得更豐富更精彩。

### 三、白話翻譯・圖文並暢行雲流水

戰後白話文學已成臺灣文學的主流，從事創作及研究者逐漸以白話文為重心，但近四百年的臺灣文學中，精彩的古典文學飽涵著我們不能割捨的寶

<sup>10</sup> 郁永河原著、楊蘇之譯注：《遇見 300 年前的臺灣--《裨海紀遊》》，頁 34。

<sup>11</sup> 郁永河原著、楊蘇之譯注：《遇見 300 年前的臺灣--《裨海紀遊》》，頁 127。

藏。楊蘇之《遇見 300 年前的臺灣--《裨海紀遊》》以白話文譯注臺灣遊記文學的開創寶典，就是不忍優美的古典文學因為語文的隔閡而被束之高閣，譯注者也果然將珍貴又難得的文學寶藏一一展開在讀者的眼前，豐富得令人目不暇給，也因為譯注文字白話曉暢，讀來完全沒有負擔。有人謂譯文最高明的境界要達到「信、達、雅」，筆者以為楊蘇之這本書譯注的成就，對於現今的讀者來說，早已超過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原著。除了譯注者用心地考察考據之外，為增加讀者對於 300 年前臺灣的瞭解，譯注者還附上相關的圖解地理位置說明，或手繪當時的風景人物，或將重要的景點拍攝實景等等，以期讓讀者可以圖文相參一目了然。

例如頁 26 採自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有關福建疆域圖的說明，參照郁永河文中敘述當時遊歷福州的狀況，讀者對於空間及方向感更有概念。頁 27 現藏於海牙國立總檔案館內最早的臺灣全圖，頁 46 有 1753 年荷蘭人克倫所繪製的澎湖群島圖，頁 51 有乾隆 17 年(1752)纂編的《臺灣縣志》赤崁樓圖，這些對於了解郁永河的文章內容都有相當的幫助。再者如頁 58 有原件藏於臺灣博物館為清代所繪的鄭成功畫像，還有收錄在荷蘭傳教士法倫坦《新舊東印度志》書中的「發怒的鄭成功」圖，頁 61 有現藏於海牙國立總檔案館內荷蘭人與鄭成功所簽的締合條約 18 條，頁 69 有《諸羅縣志》原住民採檳榔圖，頁 91 有《臺番圖說》牛車圖，頁 94 有《諸羅縣志》原住民舂米圖。這些圖片都是譯注者在翻譯郁永河原文時，為了加強讀者的理解才附加上去的，讀者圖文參照，想像力不再虛無飄渺，使譯注的文章更有說服性。精彩難得的圖片，有的甚至賞心悅目，文學與藝術之美的結合，大大提高了讀者的閱覽興趣，也提升了原著的藝術境界。閱讀此書，彷彿是參加了一場知與美的盛宴，收獲實多。

#### 四、結語

隨著海峽兩岸學術文化經濟上的交流日趨密切，有關大陸與臺灣的淵源，不論是歷史文化上，或是地理人文上的關聯越來越受到重視，近年來相關方面的研究越來越多，臺灣遊記文學開創寶典--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一書的重要性在於它雖只是一位遊幕文人遊臺 10 月的見聞隨筆，卻提供了後學者研究臺灣多元文化方向的參考，也開發了研究臺灣純文學之外的許多有趣議題。譯注者楊蘇之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帶領我們一窺《裨海紀遊》原著的堂奧。生在臺灣長在臺灣或者正希望了解臺灣的人，也許你對臺灣有熱情有疑惑，但無論如何，要了解你愛或不愛的臺灣，筆者鄭重推薦楊蘇之《遇見 300 年前的臺灣--《裨海紀遊》》一書，這是深入了解臺灣原貌絕對不能錯過的一本好書。